

萬金小小爺（下）

2014/08/05 Tue 13:30

個人分類：自娛不娛人

【三】

小小爺被暴怒的大魔爹拎回游家大宅，回到主院落「淵霞院」後，大魔爹當著香香娘的面前，當真「揍了他一頓」。

他的肥爪被扳起來，手心向上，然後爹的手拍打下來，連拍三下。

力道不很痛，但「啪、啪、啪——」響聲清脆，與其說小小爺被打疼了，不如說他嚇著了，以往他幹了什麼「傷天害理」的事，他家俊美大魔爹即使變了臉、動了怒，都不曾打他。

而這一次，小小爺被打打了。

很——傷——心——啊——

「嗚哇啊啊啊——」男兒有淚不輕彈，但小小爺已到傷心處，他坐在榻上仰著頭大哭起來，圓潤臉蛋脹得通紅，五官揪成小籠包。

「你還敢哭給老子看？！你把自個兒鎖進暗室裡出不來，那就算了——」游巖秀玉背其實已滲冷汗，心想當時還好有請建造暗室的工匠留通氣孔，要不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深吸口氣，他狠聲繼續指責。「你把我那匣子糖球翻倒了、吃掉了，這也都算了，你竟然拉那兩疋雪緞當墊子，把糖蜜黏得到處都是！你知不知道，那是準備送你娘親的東西，你這樣糟蹋，你對嗎？嗯？！」

「嗚嗚哇啊啊——」小小爺邊聽訓邊哇哇哭，涕泗縱橫，好不淒慘。

丈夫在教訓孩子，這一次，禾良沒介入，僅在一旁看著，陪孩子掉淚。

「連老子的書房你都敢亂動？將來還有什麼不敢毀？」游大爺再罵。

小小爺聽到這句指責，哭聲頓小，揮著手，用力搖頭。

「沒沒……曜兒沒沒沒……叔叔……沒沒啊嗚嗚……」

「不是你是誰？做錯事還敢抵賴嗎？你害你娘擔心到掉淚，還想賴給誰？」

遭了冤枉，小小爺張嘴欲言，書房擺設大亂雖非他的手筆，但他確實害娘親哭得臉花花，眼睛紅通通了。

「嗚哇啊啊——」他再哭一通，圓圓身子又滾又爬，想爬下榻去娘親身畔。

游大爺擋在榻前，大有誰都別想越雷池一步的氣勢，但見孩兒哭成那樣，禾良再也忍不住了。

她快步上前，才在榻邊坐下，小小爺已滾進她懷裡，埋在她頸窩嗚嗚哭著。

「曜兒乖乖，不哭了，乖啊……」她哽咽道：「娘也有錯，娘沒顧好你，別哭了，你爹打打，他也痛的，曜兒不哭……」

然後，禾良一雙水眸迎向丈夫陰鬱的注視。

她忍淚道：「秀爺，真要罰，我也有錯……別氣了好不好？」

此時，孩子抬起軟軟小手擦她的淚，禾良破涕為笑，親了親孩子濕濕胖頰。

她湊唇在小傢伙耳邊，像說著悄悄話，其實聲量夠教丈夫耳聞——

「曜兒，爹爹不跟咱們和好，怎麼辦？」

游巖秀聞言挑了挑柳眉，有些急了，張嘴欲辯，卻聽禾良又「悄悄」道——

「曜兒去拉拉爹的手，拉他來跟咱們和好，好不好？」

游大爺頓住，臉微紅看著妻子，眉間鬱色褪掉大半。

這一邊，小小爺很躊躇地晃著小腦袋瓜，原是垂得低低的頭終於抬起一點點，眸角迅捷瞥了俊美爹一下，又急急收回。

好像覺得剛才那一眼沒有很驚嚇，所以勇氣足了些，讓小小爺願意再嘗試。

烏亮眸珠轉來轉去，最後還是轉過來偷瞄俊美爹。

這一次，他紅紅臉，鼓起勇氣離開娘親香香暖懷，慢吞吞蹭著小步伐來到俊美爹面前……他肥軟小手扯動爹的寬袖，然後去抓他的長指。

「爹爹滴滴啊爹啊……娘娘……曜兒好好撲嚕呼……」

男娃說話通常較女娃慢些，唏哩呼嚕一陣，游大爺倒也聽明白了，遂道：「要我跟你們好，就這樣？」

小小爺眨巴大眼，嚙著紅潤小嘴原想再辯，辯說那書房不是他搞亂，但想了想，算了，能和娘娘、爹爹和好就好。

「滴唔哩……」對不起啦！

肥頭大耳的腦袋瓜垂得低低，伸到游大爺面前，任憑處置。

游巖秀見狀，呼吸微滯，忽地一把撈起兒子。

「好啦，跟你好啦！」游大爺粗粗魯魯噴氣，俊龐跟兒子的肉肉臉一般紅。

挾著孩子，他踏前兩步來到妻子身畔。

禾良已主動投進他懷裡，軟軟圈抱他的腰。

「秀爺，對不起。」

「禾良禾良……」喚著，喃著，游大爺張臂抱住妻兒，有些懊惱也有些欣慰地道：「妳哪裡對不起我了？妳沒對不起我，咱們游家列祖列宗肯定對妳感恩戴德啊……」因她生了這樣一個娃兒。

游家這位小小爺不用多教，只須讓他多看，多看自能領悟，看到最後必成魔中之魔，奸險狡黠當是無人能出其右，這般人才投在經商之家，那絕對是家族之幸也，游家祖宗還不個個都笑歪嘴？

禾良不很明白，但無妨，只要秀爺和孩子都在她身畔，在她懷裡，那就好。

「啊！」她突然訝呼了聲，因丈夫和兒子一同推倒她，三人又在榻上鬧作一團。

「秀爺……呵呵……哈哈……別搔我癢，啊！不行啦——曜兒曜兒……啊！別過來！曜兒救命……救、救救娘啊……呵呵呵……」

大爺和小小爺互攻互助、互助又互防，總之，前一刻讓禾良哭到掉淚，這一刻要讓她笑到噴淚。

大爺和小小爺合作無間。

然後，冤家自然路窄，不是冤家不聚頭。

這一天，游巖秀帶著妻兒上岳家探望，還給岳父大人送來幾罈「太川行」剛進的好酒。

一進「春粟米鋪」，小小爺不肯給爹抱了，扭著肥圓小身子急要落地，游大爺遂放了手，讓孩子自個兒走。

小小爺衝到米鋪後頭，見姥爺在米倉做事，他歡叫一聲，先是引顧大爹聞聲抬頭，然後小傢伙才卯足勁衝過去。

顧大爹張臂抱住外孫，那衝撞力道讓他不禁往後跌坐，幸好他背後有一袋袋米糧可倚靠。

「阿爺——」小小爺的「姥」字還發不太出來。

「曜兒，姥爺就想，你今兒個八成要來玩的，然後你就來了，你三天不來，姥爺就念你念得心慌慌啊！」

「娘娘、阿爹，來來。」姥爺身上有好聞的米香，小小爺喜歡。

「啊，秀爺也來啦！」顧大爹先放開娃兒，跟著「咿咿」一聲站起來，他撻著膝腿，小小爺有樣學樣，也幫姥爺撻起膝腿，惹得顧大爹感動到要掉淚。

「來，我們到前頭鋪子去，瞧瞧你爹和你娘怎還沒進來？」

爺孫倆手拉手，慢慢走。

一踏進前頭米鋪，氣氛詭譎，風雲似要變色，連上門買米的幾位熟客都趕著結帳，不敢跟夥計或店主多聊半句。

「小婿拜見岳父大人。」游大爺目光暫且從突然來訪的穆大少臉上挪開，朝顧大爹作了一個揖。

「好、好……」顧大爹也被眼前情景弄得心驚驚。

米鋪裡不僅游巖秀攜妻兒來訪，穆容華也來了，而游石珍又跟在穆容華身邊。

拜見過岳父大人後，游巖秀復又調過頭「對敵」，聲嗓持平道：「穆大少可真有閒情，三天兩頭往『春粟米鋪』來，都不知這兒藏了你穆家什麼寶貝？」

穆容華正要開口，游大爺卻搶先斷他話頭，朝自家二弟慢悠悠又冷幽幽道：「你回永寧也五、六日了，天天找不到人，這會兒倒成穆大少跟班，實讓為兄想不透，你究竟忙些什麼？難不成穆大少請你當貼身小廝兼護衛了嗎？」

「那個……」游石珍假咳了咳。「我當然有事要忙啊！」

禾良接收到小叔求救的目光，心裡不禁一嘆，再瞧瞧爹戒慎的神情，這口氣實在越嘆越長。

她想說說話、打個圓場，朱唇甫動，被眾人小小忽略的小小爺卻歡嚷一聲搶回所有注意力，然後他掙開姥爺的手，小身子朝穆容華飛奔而去！

「曜兒？」禾良微瞠眸子。

游大爺雖未發話，面色卻十分難看。

這一邊，穆容華也怔住了。

但見孩子撲在自己腿邊，仰起可愛圓臉，肥嫩小手伸得高高跟他討抱，沒再多想，他本能彎下身抱起孩子。

穆容華之前就抱過游家小小爺，當時只覺孩子沈甸甸，很有分量，此時再抱，更覺分量加重，而奶香依舊淡淡甜甜，很可愛可親。

小小爺賴進穆大少懷裡，肥手甚至勾著對方的頸項，當爹的游大爺當然越看越不是滋味，可又礙於這是岳家，而禾良亦在場，他這口火氣還得悶著燒，不免燒得五臟六腑都快悶焦。

深吸口氣，游巖秀暗自握拳，準備將火力對準自家二弟。

豈知他尚未開轟，已聽到穆大少驚呼出聲。

「你、你……你……」穆容華兩手撐著小小爺腋窩，雙袖平舉，將孩子舉離自個兒胸懷，然後震驚地垂眼往下瞧。

穆大少那襲瀟灑白袍，從胸前到腰下，被小小爺一大泡正宗童子尿濡染得黃湯湯、濕淋淋！

眾人驚住。

「哇哈哈哈哈哈哈——」唯有游大爺笑聲響到快將屋頂掀飛。

「曜兒！」禾良覺得好氣也好笑，對穆容華又實在很過意不去，她臉帶歉疚，上前欲將孩子接下，游大爺已快她一著抱回兒子。

到底是個當爹的，兒子尿濕褲子，抱法就得不同。他單臂把小小爺橫挾在腰側，沒讓衣袖沾濕丁點兒。

當然，他游家是很有家教的，該訓斥時，還得說個幾句。

咳了咳清清喉嚨，游大爺當著眾人面前「教訓」起小小爺——

「你要嘛就對準他那張臉再……呃，咳，我是說，你要嘛就連屎一塊兒拉……咳咳，我意思是說，這到底是誰教你的？誰唆使你這樣蠻幹的？」

「阿叔啊叔啊叔……他、他他答答答……」肥短小手胡揮，最後整隻揮向愣站在一旁的游石珍，小小爺信誓旦旦。

「……我？！」珍二指指自個兒鼻子。「是、是我嗎？」

「二弟，原來你才是幕後主使者，你真是……太讓我失望！咱們『太川行』跟穆家『廣豐號』向來只在生意場上見真章，私下還是好來好去，你怎麼會如此不長進，對人家穆大少使這種下九流招數？欸……」游大爺恨鐵不成鋼般搖搖頭，臂彎裡的小小爺也學著大魔爹搖晃腦袋瓜。

當所有眼神全掃過來時，游石珍簡直百口莫辯，然而仔細再想想，他……他之前似乎真教過親親姪兒使這記狠招，只是沒想到孩子記得這樣牢！

「你闖出來的事，自個兒去跟穆大少賠罪，別賴在我兒子身上！」游巖秀義正詞嚴地丟下話後，挾抱孩兒，另一手拉著妻子轉身就往裡邊走。

經過發怔的顧大爹面前，他說話口氣整個緩和下來，道：「岳父大人，我先帶曜兒到禾良房裡清洗，等會兒再出來與您聊敘。」

「啊？喔……好、好，你們去，等會兒就留在米鋪裡吃飯，咱滷了牛肉和牛雜，很入味，還蒸了一大籠奶香甜藕糕……啊！秀爺不愛甜食，咱險些忘了！」

「不，只要是岳父大人親手做的東西，小婿都會懷抱感恩的心，好好品嚐，就算不喜甜食，有絕對要用心去嚐。」咕嚕——唔，口水會不會吞得太大聲？

不管前頭鋪子接下來事情的發展，游大爺反正是痛快了。

一進到禾良出嫁前的香閨，已對米鋪這兒熟門熟路的銀屏丫鬟主動去灶房弄水，禾良取出備在這兒的幾件孩兒衣褲，備妥後，似笑非笑睨著他們爺兒倆。

「人不是我殺的！」游大爺趕緊搶白，他只是乘機落井下石罷了。

禾良秀眸移到兒子臉上。

「娘娘……」小小爺扮無辜。

欸，算了，今日這般衝突算是輕微的了。禾良想著，越想越忍不住笑，她從未見過穆大哥露出那種迷惑又驚慌的表情啊……

「你們爺兒倆實在是……欸……」搖搖頭，嘆氣。

她起身接過孩兒，讓孩子躺在事先鋪好棉布的榻上。

游大爺見妻子不似作怒，俊顏也就笑嘻嘻，他湊過來親親她的嘴，耍賴撒嬌。

「咱爺兒倆就這德行，妳又不是不知。」

然後，俊美爹又跟香香娘討親親，討很多、很多的親親，躺在棉布上的小小爺也不急，等會兒娘娘幫他換褲子，他也就能蹭著娘娘討親親了。

現下的他可以嘿嘿笑，可以慢慢品味這遲來的正義！

明明是他們把俊美爹的書房弄亂，最後卻賴在他頭上，哪能這樣？

呵呵呵，他是笑中刀、綿裡針，他是游家最小的爺，卻也是最值錢的爺，比他家的俊美大魔爹還值錢，他是萬金小小爺啊！